李晟列傳第七十九　唐書一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晟者列將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

大曆初李抱玉署晟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
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
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署定秦隴執其帥慕容谷
鍾虜乃解靈州去還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
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
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
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
寇劒南方崔寧未還蜀士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
之踰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絶大渡斬虜千級虜遁
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
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兼冰度
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
于趙州也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
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
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遽
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眞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
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
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
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

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
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笮晟引步騎
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
軍晟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
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
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
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
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
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
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

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
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
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
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
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
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晟每與
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
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
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
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

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
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
晟軍整戢懷光使公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
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
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
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
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
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
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
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
削稟賜事出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
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跡漸露
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
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
漢衍候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
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忌晟與李建徽陽惠
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從屯
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
元死之是日帝進符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
官之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地顧

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瑊曰
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
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
若皆執鞭韁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
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
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者時敖詹單要乃使張
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
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
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

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
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
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
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
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
益攜落畏為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
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間道詔
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
丹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
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

京兆司錄參軍李敬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擢張彧自副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婿欵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賈竇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瀟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夫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擊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

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北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諫議大兵分道進雷噪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蹴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略盡此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含石金五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鄭運部長安万年令分尉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佃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奏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妖兇戮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

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
到寶雞清道自請迎邑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
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
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
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
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
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
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
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
太子錄副以賜始晟屯渭橋也滋惑守歲久乃退
府中皆賀曰滋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
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
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
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
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
其帥晟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
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
副元帥從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晟請與李楚
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
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

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
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
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
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
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
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
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
棄彊示弱以招窺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
悉復敘勲行賞追還縑纊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
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費
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
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
窮且潰願無養腰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
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
許晟至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
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晟常曰
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冒暴虐其種落
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
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
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

衣大錦袍金帶奪異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猒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眞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晟遂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蚤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賁高祖之以下祔其主給牲

器牀幄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
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季荒茀禮元
御極作人父母則有能羆熊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
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
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之王業既成大階平乃圖厥
容列于凌煙閣懋昭績効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
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巳巳秋九
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
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
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
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
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
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保
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柘訂之前烈夫豈多
謝闕而未録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
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于舊臣
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七年
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
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誓以
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冊贈太師謚曰忠武又葬又

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百官拜哭于
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
廷僖宗符蜀倉部員外郎表皓采晟功烈爲興元
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
軍必曰其有勞其長于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
尤惡下爲朋黨者篤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
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
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曰
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
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
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
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慙故晟
每進對謇謇尊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
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
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
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達禮教類若此與馬燧
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
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
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
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

聞者愿憲愬聽云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宦宰相以聞即日召
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
賜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
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
駿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
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徙節武寧軍會伐青
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愬伐之召為刑部尚書徙檢
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邇聲色而政衰矣
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
殫匱賞賚不及弘靖時而後費過之以威刑操下
用婚家竇緩典帳中兵驕驁怠惰牙將李臣則等
因衆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
縋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
免兵既亂因大掠推李穸主後務請諸朝時責愿
不職貶隋州刺史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
中晉絳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悛軍政
愈弛結納權近官貲隨賂遺輒盡蒲人怨且亂會
卒贈司徒
憲與愬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

調太原府參軍事醴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憚頔威彊時請憲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幼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李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羅常數十萬石故敖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濬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胡証爲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大和初縣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使憲勤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翊字元直有篤詩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緦翊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既練晟薨與憲廬墓側憲宗敕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表滋代將復無功翊

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節度使愬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衣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察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議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嶮岍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披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票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

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尋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舞人語至暮又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刋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

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瀌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衆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縣城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桥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廄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

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槖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寇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從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戶五百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從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効許之乃署爲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劒遺牛元翼曰此劒吾先人嘗以擒大盜吾又以平蔡薛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勲貴飾輿

馬矜室盧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
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
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
賢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
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
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
聽輒使鞭之晟奇其才長乃辟佐于頔府吐突承
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
驍將盡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縛
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蔡州刺史州有銅冶
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爐官鑄
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
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林將
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縣弱鄆人
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
沐陽絶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
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
使又徙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廢聽始復屯田以

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
兵部尚書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
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
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
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
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
大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丁志沼反擊其帥史
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子
五品官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
聽因取道襲之京申候諸郊聽敕士橐兵野次魏
人乃安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
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
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
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
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繇于聽
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爲太子少師聽素以賂
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邠
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壤莫敢葺聽曰
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
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

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踰
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汝掎其過詔以太子太
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
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
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贈司徒
聽治官苛細急挈斂頗極所欲盛飾車馬服玩或
誡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
吾欲奢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墻
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
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
盜邊於是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尉朔等
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
遷刺史卒
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攻
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銃佖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
北諸軍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
晟視佖與子姓等其給與過之晟兵罷佖亦不見
用召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
吐蕃欲作烏蘭橋以渡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

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佖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爲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爲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內出制故號白麻至佖以責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衛河南李希烈訌鄭汝晟無積貲輸糧捉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也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李晟列傳第七十九